

支那
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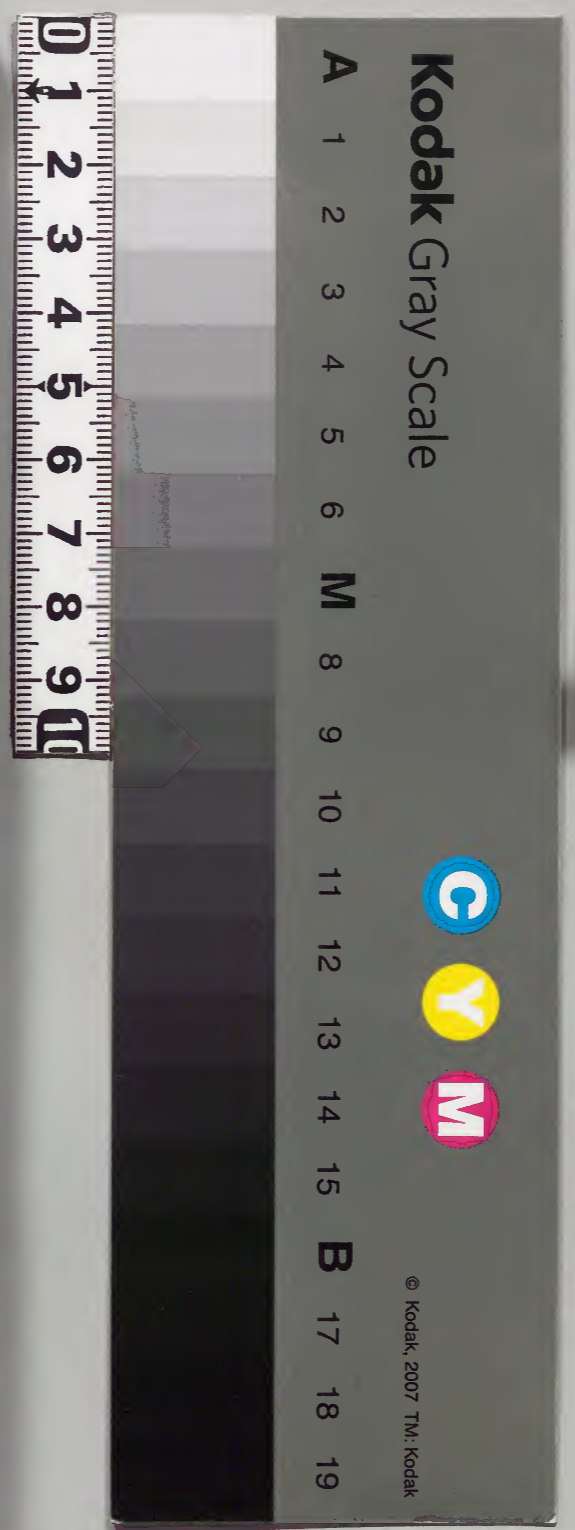
高僧傳

七九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一	一	一	書
函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一	一	一	書
函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6
冊數	6 (4)	
函號	310	108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淺草文庫

義解四

宋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鑿十一

釋慧安十二

高僧傳卷第七

高僧傳卷第七

高僧傳卷第七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瑤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
 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
 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
 膺受業既踐法門備思奇拔研味句義卽自開解故
 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
 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訶抗年至具戒器鑒
 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
 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
 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
 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

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
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
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
曰始可中耳生日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
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
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日久
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
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

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
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疑與奪
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
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
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
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
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

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
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
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卽
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
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
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
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
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
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
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

慧義彰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
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
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
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
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
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
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
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

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二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履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昔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

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
 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
 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
 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
 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
 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
 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
 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
 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
 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各理並足開獎人意若

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
 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遏戒浮俗無傷弘獎者廼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懃懼以闕薄貽玷
 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
 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
 顛庾亮王蒙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
 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
 殷顛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
 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

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
 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
 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
 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
 減暴靈塔放光苻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
 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
 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
 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
 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秦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

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
 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
 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
 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
 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廼立始致意佛經及見
 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
 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
 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

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學難以厝懷嚴廼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廼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廼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

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眾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廼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

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廼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廼南適荆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廻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敕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

撰述

高僧傳卷七

七

伊

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昔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廼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

支那

高僧傳卷七

七

伊

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

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廼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跡紛紜彰於視聽義廼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任宋元嘉二十一年

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
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
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
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
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蹟使終
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
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為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
任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
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

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
不為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
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
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
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
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
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
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
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為

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
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
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
遠挹風名遣使通敬矚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
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
貌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
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
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

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
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
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
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
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
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
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
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
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

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迺坐驢羈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遂退而止時王弘范秦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任祇洹寺開講眾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

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敕為僧王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丈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雜

幣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
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
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
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
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
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
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師明白果卒
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
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
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
衣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
從學什常謂鑒爲一闡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
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
彌陀後弟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
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
甚切至旣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
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白弟子慧
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
已卒身體柔輒香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矣

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
 施弗緇弗涅焯燁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
 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
 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
 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
 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
 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
 色炯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
 羅什捉杖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

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
 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賈還西域
 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
 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
 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
 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
 興謂成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
 爾答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與甚異之供事殷厚姚
 祚將亡關中危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

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
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
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
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
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
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
居之舍勗眾清謹二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
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丞著無三世論舍迺
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

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
顏竣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
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
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
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
眾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
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
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

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
 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
 從遠受業遍學眾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
 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拔松
 而嘯於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
 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
 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
 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
 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
 喪師發軔能爾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

南遊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
 義康儀同蕭思詒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
 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
 宣為造墳壙時荆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
 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
 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
 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
 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
 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

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若道人忽喚若各若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若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若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若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自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

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爨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為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
 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
 入寺相造廼同輦還官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
 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眾典博
 採真俗廼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
 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關內既素籍導名廼
 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
 公盪一丸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於
 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
 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連

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
 弟子數百人遇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
 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
 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
 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
 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
 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
 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
 武帝昇位遣使徵講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
 鑿窟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

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敕於瓦官寺開講
 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
 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
 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翹下為升高三
 界羣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
 哉因潛然泣淚四眾為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
 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於危勸善則此沙土
 瓦礫便為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
 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大時有沙門僧因亦當
 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

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
 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二投廬山遠
 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
 州道汪為羌賊所圍垂矢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
 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
 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
 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
 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
 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

後致故汪將往嶺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
 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
 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
 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
 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
 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
 帝即敕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
 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入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
 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
 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

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太明之
 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岷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
 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眾清謹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任顧命令閣維之
 劉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
 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
 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
 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
 道閻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間學兼內
 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任冶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

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

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乏特非入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

書皆闡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郡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温講還邵問温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

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
 温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温曰檀越乃以
 桎梏誘入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
 被敕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敕為都邑僧主路昭皇
 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
 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既
 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
 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
 言不見出入衆廼悟其神人温時既為僧主廼列言
 秣陵曰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

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廼創思鎔斲抽寫神
 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
 講訖今月八日觀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
 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
 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
 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
 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賁幽應
 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
 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軋
 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土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

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為之語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

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任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食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維心既遍歷眾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洽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

各賓負袞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玄謨資發出京初
 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
 之徒苦相讎校斌既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
 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
 試之斌不為屈粲廼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
 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
 後請為毋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
 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
 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
 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為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
 時人呼靜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
 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
 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
 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
 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
 人敕亮與斌遞為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
 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入輕財好
 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廼身自負土

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講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入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嶠

嵯二後運乃誅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下而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豐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

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敕與瑾辭四方
 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
 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
 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
 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
 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
 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
 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
 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
 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

曾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先
 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
 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
 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
 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
 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
 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
 升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
 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

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
 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
 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
 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
 建陽門外敕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
 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為興
 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敕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
 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
 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
 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二萬令史四人白簿吏

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
 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二年卒於東安寺
 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
 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
 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
 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
 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
 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
 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



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
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
俄而旋於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
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
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
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
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
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
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
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

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
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乏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
來遊兗豫貫極衆經徧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
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
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
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
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
明六年敕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鑿輿降蹕百辟陪筵

瑶年雖棲暮而疏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
 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瑶者善淨名十
 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
 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闡
 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
 以翠瑯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
 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
 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官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
 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

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
 相歎重乃敕任新安為鎮寺法王帝每稱曰生公孤
 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
 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
 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
 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二
 論為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
 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玄止於
 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高僧傳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

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任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偽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入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維摩小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

撰述
百九
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
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二年
卒於僞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
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
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
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
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二相
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
牒有次衆咸竒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

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
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
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
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
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
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
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
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
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
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

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
 白頭達亦博解眾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
 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
 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
 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
 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
 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
 聲敕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食
 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固曰何為

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為
 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
 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
 名比德者曇讖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
 經論悉為文宣所敬迭與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
 周易始任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
 宗一遇遂敬以師禮廼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
 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為僧王丹陽尹沈
 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廼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

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
 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
 又辭氣雋發嘲諛往還言無慙屈靜意不獲申願焉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
 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
 筵鋒鏑互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
 所間然每講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
 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綱領於
 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

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
 負表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
 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
 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
 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二宗不同時汝南
 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
 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
 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

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與此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病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眾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賈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顯因出

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
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
秋七十有九著一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
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偽魏為
大尚書第一兄法愛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芮
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闊達倜儻殊羣路見貧
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
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
總未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

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
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
業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
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
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覽述生公
頓悟義者迺敕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
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
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敕為南平穆王鑠五戒
師及孝武即位敕為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
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

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
 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
 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敕
 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
 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
 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
 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
 經論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為時匠所憚而性甚
 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

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
 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
 弟子高每奇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
 旨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
 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
 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
 枝一扼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
 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
 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
 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

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辭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冰莫之測也迄宋之

垂年乃飛舟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上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日連壘壘嶺

嶺開四澗，且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靈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篲，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一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炳有周之兆，靈石表天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晉，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一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

琰卽具以表聞，敕蠲白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疑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王遙心敬慕，廼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敕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在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窆于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

不許因蔬食馘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任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戶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歛死撫生恩加骨肉

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孺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

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徧黨道
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賚寶百神尊職
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珉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
非所以澄正風範詳宗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
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
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
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
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
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
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

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
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
棲玄寺是先主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殷勤
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
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攀
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間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
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
屑焉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
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
遊心法苑緬想入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

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聞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旣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上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

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任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平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敕爲荊州僧王

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王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鑿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

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倚求義士。以柔者，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嘖容合掌。

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
 席于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
 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棲同
 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莞劉勰
 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
 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
 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
 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
 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即敕於祇洹

寺為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棲志法門
 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
 跋摩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
 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主江東不須
 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眾師善小
 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蹟
 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
 宗道主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
 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
 獲半悉捨以為福唯取麤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

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尚學之
 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
 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
 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
 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
 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
 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為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
 六牙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
 奉相仍後周顥莅剡請基講說顥既素有學功特深
 佛理及見基訪數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

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懃訪以法
 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
 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
 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為僧
 主掌在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
 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
 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
 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
 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
 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

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
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
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
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
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
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
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
志學無勸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

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
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
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
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
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
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
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年二十二方出家十餘年中疑心佛法貫通衆典宋
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旣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

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
袞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
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
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
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
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
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
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
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

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
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
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
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
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
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
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任春秋五十
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廼南遊觀
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
所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爲當時匠

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叅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各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千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誦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

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元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

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怨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譏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

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任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二人持紙名通度曰勸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

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祠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問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顥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

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彭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尅娶日秀乃聞

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
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
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
負裘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
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
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
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
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
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

任荊州竹林寺事道聲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
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
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二十
二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
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
也中興元年敕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
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
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
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

外典為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勸天監
 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
 寺智敞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
 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
 賢寺智度為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
 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眾經而獨步
 於涅槃成實講說徒眾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
 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
 深禮異為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

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窟避禍
 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
 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日
 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
 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為人虛靜恭
 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
 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
 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
 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米
 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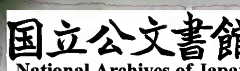
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

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祭一見而異之祭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此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谷浦魏人取以照軍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成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

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千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證果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敕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為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

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夫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人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



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齷齒不
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
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
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
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
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
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
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
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
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

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二玄爲
賈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
督若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
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太品法
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
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
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
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
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

千餘人晦迹鍾阜二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又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禪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

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闍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治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健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裘

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邁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

顛顛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王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

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為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
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
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
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
為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
官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
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
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
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

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
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
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
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
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
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
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
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
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
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

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
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
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
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摘浙
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
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羨焉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澶迴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環
鑪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音釋

番禺 番鋪官切禺元 嬰 厥縛切切疹 丑刃切 眇 補永
也 胡頰 莅 力至切 歎 又語蹇切 嘲 諛 也 謔 虛約切
戲 書涉切 踵 之隴切 填 闔 闔 烏結切 緝 古本
也 嶧 山名 邱 鄆 寒邱切 鄆 地 名 覲 五奚切 老人齒 鑄
音 縣 名 堅 邱 鄆 寒邱切 鄆 地 名 覲 五奚切 老人齒 鑄
音 燔 廣 儁 與俊同

支那
高僧傳卷第八
九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高僧傳卷入計字一萬一千二百八十該銀五
 兩六錢四分
 真州比丘道一對土元丘義民書張應文刻
 萬曆辛亥夏五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第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
 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
 學士論辯疑滯皆聞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
 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
 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

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
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
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
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
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
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
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
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
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
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
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
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
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三大長瑞政弊道消
則葦葦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
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
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
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不可勝記
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

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
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
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
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
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
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竟澄不得使還報
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
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
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瀝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

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
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
往敕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坵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
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瀝皆滿
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

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廼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婁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

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肯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

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一百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

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天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撰述
高僧傳卷之九
五
後十
敕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
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
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
言及和尚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
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
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
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
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
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

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
復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二日果死石邃荒酒將
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
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
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
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
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在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
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
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

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
 唱云眾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
 活餘向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
 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
 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
 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祝願時也石虎兒偽
 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羣凶湊聚因以
 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難
 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
 於虎虎召斌鞭之二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拾

矣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
 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
 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
 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白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
 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
 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王
 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壇
 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謫二寶夜興毒念乎虎迺
 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

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
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
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
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
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
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
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
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為心檀越
雖儀奉大法而貪恪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
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

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益口祈雨
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
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
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
西城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
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
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
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
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

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
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
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憇
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
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
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
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
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
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

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
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
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
彛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
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
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
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
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
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

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龍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

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无术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谷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谷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

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節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正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成

軍迫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氣

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
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
日自佛閣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
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
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
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
行太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
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
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
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額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其官屬

三百餘人皆輟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救弟子罷別
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
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
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衣衣虎
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
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
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巳酉歲石氏當滅吾
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

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一月八日卒於鄴

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寔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割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魏石種都盡閉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二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肉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俯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旨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一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

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
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
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
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
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
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
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
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閱篡位開棺唯得
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
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
掘得之屍殮不毀傳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
汝作官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
之漳河厥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
謂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傳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
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
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
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
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

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
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
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
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
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
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
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
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
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
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林祠中後徙臨漳照

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爲禪室
如斗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
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爲說偈云我矜一切
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
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
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
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
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
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
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

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
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
來迺遙心敬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
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
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冷茹芝英流
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
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
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
耳迺爲讚曰物偶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
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

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專佛圖澄爲師任
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
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
寺側以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
行道果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
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
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
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
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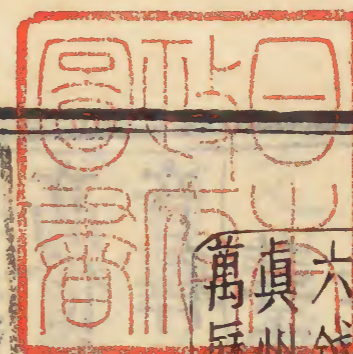
撰述
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
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彈耳下山從者
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
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
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
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
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
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

棺不復見成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
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
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
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
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
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
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
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
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

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岍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
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
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
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
宮城云髮鬣似初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
域謂沙門者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初利天來成便還
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
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
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任滿水寺得病經年不
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

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
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擲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
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
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文法
樹尋萑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
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
鼻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
有若塗淤泥者數升鼻不可近病者遂瘵洛陽兵亂
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
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高僧傳卷九計字七千二百六十四該銀三兩
 六錢三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九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高僧傳卷九計字七千二百六十四該銀三兩
 六錢三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